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二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十二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七

晉王羲之書

淳化收右軍帖凡三卷獨此卷偽書頗少然亦已叅半矣如初月以下四帖荀侯佳近脩小園子等帖矇瞽亦知其偽至以智永一帖濫厠其間則又謬妄之

甚者矣其他諸帖句摹失誤處十帖有九通法帖十卷句摸多失而此尤甚又十七帖一卷明如日月灼然在人耳目之前尚且首尾衡決字畫如此他更何說不知侍書當年何縁草率乃爾

秋月帖　秋月帖羸疾下當是問字黃山谷以為而字失一筆文義是矣帖殊不爾觸暑遠涉觸字甚明山谷誤作冒而以為多一筆皆失之不〻〻當是不一一劉顧作不具亦非

桓公當陽帖　桓公者桓温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春以桓温為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帖所云桓公當陽者是也温以是年秋八月破姚襄於伊水遂入洛方其被命半年尚未入洛而意其必能克敵故云久當至洛也蔡公者蔡謨也謨數議防守甚有算略為國倚重以永和十二年卒故云蔡公遂委篤也顧以蔡公為謝琰按琰以破苻堅功封望蔡公在孝武帝太元八年遠出桓公至洛後又琰封望蔡公非封

蔡公決知非琰也仁祖謝尚也桓温北平洛陽請尚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不行故云疾更委篤也右軍有桓公至洛及桓公摧冦罔不如志兩帖此云久當至洛則尚未至洛當在兩帖之前也　蔡公公字上多一畫當由作書時筆偶誤或摸搨有失大觀改正慮字此摸正大觀誤

謝光禄帖　大觀以此合上為一帖按此帖語勢實援上來即非一帖亦當是一時語今年雕落可哀歎即

當令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之意　二朝

奄忽顧以上一畫重上念字下一畫作一朝鑿甚二

朝奄忽者言昨夜仁祖委篤今復光祿垂命所謂亦

垂命也謝光祿未詳

祖暑帖　不ゝゝ當是不一一劉顧作不具非

月半帖　寬割睛三字摹搨有誤昞當是晴或作情非

省ゝ當是省苦施作告非帖中ゝゝ顧多釋作具此

帖遺不具正作具則知凡書ゝゝ者之當為一一不

疑也

長素帖　一行十字當别為一帖適行盡劉顧遂合下得敬豫為一帖非小大或作小大誤大佳二字亦摸失當是不甚佳也

敬豫帖　故進退切字中失一轉摸搨誤也

知念帖　以居職以字中失一筆乃當是益或誤作蓋右軍書字字左規右矩然中自有龍臥虎跳之勢此帖尃謹有餘飛騰不足恐亦出代書人手與前卷寀

相安和等帖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米黄二公但能鑒彼之非真而不知能知此之爲僞猶是一方之見

長風帖　壯温詡字左傍似言當是筆誤　此帖有褚公摹本刻吾家鬱岡帖中比之官閣本相去懸絶官閣本摸搨多失真即此可見

謝生帖　此帖重見第八卷筆法一同惟在山之下八卷多一下字可歎之下八卷多不審比出二十字

初月帖　米云此下四帖皆偽山谷云四帖語不類晉人或是集書時貴人戲作行布其間以待後之别者耳長睿云恐是著書觀其所補永禪師十字格韻與此正同　羲之（々々）施作呈耳一作皇皇皆非劉頤作皇恐亦未盡當是皇恐皇恐

時事帖　黄山谷云足下時事少可數來主人相尋以下十一行語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札灼然不知那得濫厠阿堵中　主人劉誤作至人下官吏不東

西大觀作更不東西于文義爲安此摸誤言礼當是
言叙鉤摸小失耳一作欲非
前從洛帖　明府定是明府無疑末頓首字摹誤　以
上四帖米黄諸公多鑒定爲僞然與第六諸僞作不
同前太縱横而此則柔弱專謹故當别出一手耳
寒切帖　寒切劉作寒切爲是筆帶上來又鉤摹小失
故有似忉耳顧作寒忉非懸情懸字鉤摹亦誤不〻
當是不一一劉顧作具非

勞弊帖　十月七日帖米以為集成長睿云昨見君帖亦然葢二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語厠其間可知其偽　按長睿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小大佳也知比得丹陽書熱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七帖皆後人依倣僕謂此後唯承足下還來已久荀侯佳僕近修小園子三帖不問可知其偽得告承長平帖筆力短淺餘六帖與右軍一同故當是真即昨見君一帖詞語雖不屬然

與十月七日帖不同彼為集書顯然可見此猶無據
古帖多斷續不可讀未可遽以疑此帖也 弓兄當
是叔兄或作甚兄非或作七兄更非[illegible]以當作信比
顧作信次非元 當是二兄前有叔兄及從弟知此
當為二兄也劉顧作充亦非
皇象帖 王弇州云勿三楊用修謂勿勿非勿三也係
右軍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皇象
章草故促之勿三也

遠婦疾帖　遠必王謝子弟名前卷有遠頃異多小患帖後有得遠嘉興書帖故是一人但未可深考耳想𠃩當是想一一劉顧作具非

阮生帖　此是偽書與宰相安和等帖同出一手筆力縱逸少右軍安和之度　安字鉤摹失筆

得遠嘉興書帖　此帖專謹中時露縱横與後茍候佳帖同是一手偽作而米黄諸公皆未之省葢偶失之

足下尚停數日帖　帖首云字大觀有上一點顧誤以

為失半百餘里一作生誤劉作里亦非顧云當是武

字言相去不過五十餘步耳少佰二字鈎摹有失小

大觀改正作甚山谷作小船或作甚恒一作所恨皆

未可定闕疑為得不ち憂卿當是不大劉顧作不甚

非

足下疾苦帖　此下三行當別是一帖舊釋以行盡誤

與上合

長平帖　此帖筆力短弱骨韻猥瑣與前知念許君帖

同一手偽作　帖中字勾摸多失平患念白再凡五字皆有失筆患去當是患若劉顗作患者非

小大佳帖　敬和王導第三子洽也謝公嘗與右軍書敬和樓託好佳重熙詳見六卷謝二侯三字與本帖筆法不類當別為一行葢此書與謝二侯故列款紙尾如快雪帖山陰張侯之類張彦遠以此三字別為一帖非也古帖凡書人款書法多與本帖不類米元章往往有之後擇藥帖同此

飛白帖　此帖筆弱語凡亦是僞帖　省字闕目大
觀泉本目全泉本首行字多闕
丹楊書帖　丹楊顧云縣名以其地多赤柳故曰丹
楊友事復行當作反事言辦事始還反便復行也顧
云當作友非遲面〻〻當是一一劉顧作面具非
常帖　大常謝無奕子靖也或以為謝幼輿按鯤以
卒官後追贈太常卿不得云患脾僕射謝仁祖也永
和中拜尚書僕射　懸詠當是懸竦劉作懸疎非應

旨當是應有以行盡故兩字連屬耳或作膺非

問亦得万書帖　徜米當是備悉大觀是也淳化傳摸

失筆此與下賢室委頓帖當是一時書詞語多同筆

法亦相似万謝万也烋虎未詳

熱日更甚帖　早且乘涼行劉作且是顧作旦非

賢室委頓帖　此與前每念長風帖有褚公摸本在吾

邑虞大理玉雪家吾宗損齋先生以摸入鬱岡帖中

狀貌與此同而精神筆法迥絶以官帖視唐摹無怪

張伯雨有土苴之誚　何以使尒使當是便筆偶出耳大令外甥知問帖郄新婦更篤更字亦如此劉顧作使非乃得友當是發或作友非安石謝太傅安字也泆劉顧俱作潘屺瞻云當是往字存疑為可以語

張令正是以一作比非

多日不知問帖　以一劉作昨問最是顧作比問非一作比問尤誤此二字鉤摹有失

期已至帖　一行十字當自為一帖適行盡耳劉顧連

下為一帖誤

當力東帖　東以道當是治道劉顧作論非或作詰尤非帖本作無緣劉誤作吾緣省若當是省苦施作告非米以當力以下為僞則亦明以期已至十字別為一帖矣

舍子帖　信字泉本失上一點名劉誤作欲顧作舍為是　舍子帖顧云帖末許下猶空半字與下四紙飛白應為二帖大觀合為一誤耳

飛白帖　褚河南摹本墨跡合上賢室委頓六行為一帖不惟筆法相同并令送致此四紙文義亦貫官帖誤分為二

月末帖　遲見君君字鉤摹有失

鄉里人擇藥帖　擇字鉤摹有失發首與十七帖似夢中語首字正同劉施俱作簡誤十七帖致為簡隔也首字草下少一折知此之非簡也莫么劉顧作莫與可疑當是公字或作有作即作可尤非

昨見君歎帖　此與上知念許君飛白等帖同是一手僞作　刋劉施正作昨顧作所非改一作後一作復皆通沱周定是德周顧作值周非俱沱當是俱治與前當力帖東治道筆法正同山谷作臨顧作詣一作謁皆非言與弘遠俱治故疾患得小差也守懷當是寫懷末筆摸搨失一折耳

承足下還來帖　元章以此帖為子敬書東坡云足下還來帖其後云智永白而云逸少書余觀其語云謹

此代申唐末以後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僞造永禪師書耳山谷云倘因行李願存故舊鄙語非右軍意書札亦相遠甚是智永書之不臧者劉次莊云此帖葢太宗取其書類右軍遂參次其間所以貴之耳太宗於草聖最為深妙何乃特不曉此釋智永字耶邢子愿曰行李帖智果書果字省筆乃押字劉次莊誤作智永僕謂此帖語既凡鄙字尤惡劣不但非右軍書亦斷非智永文皇書學最深豈不識字

至此乃以智永叅次右軍間耶要是王侍書草率苟於書成故不復省視耳智永智果亦不足深辨也

已字鈎摹有失子劉作别顧作早俱可通或作子於文義未合末知中劉顧俱作智永邢子愿作智果俱未可定存疑為得

雪候帖　吾患顧作吾患為是劉作苦恐非泉本作在則又以劉釋為正矣存疑　此帖非右軍書

弘遠帖　弘遠山谷作弘遠為是昨見君歎帖有弘遠

俱治語知此之當是弘遠也而書作知竟似知故顧作知恐是鉤摹誤弘遠王粹也見嵇含傳前有遠婦疾得遠嘉興書二帖皆當是弘遠也[illegible]按草法當是頃劉釋作須則左傍應多一點顧作次於書法不合一作江亦可通右軍江生佳帖江字亦如此

荀侯佳帖　[illegible]企惶文義當是深疾書時偶失轉筆故有似諄及淳耳安西西字作覀乃俗書右軍俱作西叔當西耶得安西六日書無有作覀者顧作好非明

云當如長睿作明公顧作那可非𤣥或作遇或作里可疑ㄅ疑是介顧作令非　元章目此為偽作信然長睿云詞筆皆如初月帖按初月帖筆猶嚴謹此更流漫與後僕近修小園子同風力故出初月下

知君分住帖　此帖事俗語俗筆俗其偽不疑米黄諸公皆不見及何也　及與前丹楊帖及事正同皆當是反或作友非

旦反帖　修内司帖闕首行十一字不〻〻當是不一

一劉顧作不具非

深以自慰帖　理有火斷當是大斷匪直文義應爾書法亦的是大顧云書法當作火非〻示問當是一一示問顧作具示問非

晚復毒熱帖　長睿謂深以自慰晚復毒熱二帖為唐文皇所臨所鑒良是卞永譽少司寇家藏有文皇臨毒熱帖真蹟字形雖不甚同而筆法意態無不吻合並以佳下闕九字後尚有中冷一帖及文皇示虞世

南勑并世南報奏意長睿當時曽見此書故斷然目此二帖為文皇臨也然愚意旦反想至帖亦文皇臨觀其筆法深謹與自慰毒熱兩帖絶相類無右軍龍翔鳳翥之勢亦當斷以不疑耳　何屺瞻云王本作日午毒熱想足下所苦並以夷萁涼主散帖本作言散顧作意散誤

足下家帖　此帖元章長睿皆目為偽葢據末耳字縱絶右軍從無此法故斷以不疑耳僕謂此帖筆法淵

潤與前日極寒追尋傷悼等帖同唯末耳字筆法全異文義亦復不屬當由集書時有人於紙尾縱筆作此一字王侍書不之省故誤摸入耳　羲之上大觀有王字

小園子帖　元章以此帖為子敬書長睿云處動静以下方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與後迥殊愚按此一十五行當是三帖前三行字勢與後迥殊文義至行往希見與下不屬當是一帖中五行至

餘可耳文義已盡下得華直疏又當為一帖前兩帖
皆適當行盡又筆法略相似故不復省覽誤以為一
耳要知此三帖不特非右軍亦斷非子敬疎慢狂縱
全是俗筆而目為右軍父子汚衊罪過　以之處當
是何公劉顧作比二非故之當是一一言何家動靜
一一皆知也或作故與亦通劉作故之顧作故故皆
非慶丞文義筆法皆當是慶慰下永嘉丞亦同或作
至亦非及似劉作反側大觀同之反字句摸有失耳

顗作及比恐非華亙當是華直劉作宜非何𠯑帖明作似或作以非未ㄖ帖明作未得或作行非

龍保等七帖　此下七帖皆取十七帖摸入而龍保帖遲見下失九字多一之字離不可帖前失一行八字誤出第五帖愛為上之下愛為上帖前失兩行二十一字十七帖為右軍烜赫有名之書而首尾譌闕參錯至此其他諸帖非人所經見者舛誤更可知矣

龍保帖下忽無端增入之字與前羲之白下增耳字

正同亦可證僕謂耳字為後人增入精鑒不疑也

清晏歲豐帖　安世鳳云此帖致佳乃釋之者最可笑或作有異産已可捧腹至云所使有豊一鄉是何言語況并出亦改為使愈不可解細繹之乃所出有無一乏也始涣然明了葢所出者地所産也所有者非地所産而聚於此者無一乏也文義草法無一牽强

右軍帖如此處多有　歲豐劉韻正作歲豐施作無非所女唐摸真跡作出淳化誤作使

朱處仁帖　仍在劉作何在亦通然按草法當以所為正取荅荅字真跡旁注故字差小淳化誤摸入行耳愛為上帖　為上當是為上劉作退非〻達或連上行至吳作吳會或連下違離作念違離皆可通达文義當是違句摸失耳雪谿堂古刻正作違或作連誤

七十大慶堂帖　汝即岷字領即嶺字稧帖崇山峻領正作領按十七帖一卷皆右軍真跡所謂鳳翥鸞翔左規右矩之妙具於此見之不知王侍書當年何所

見遂生去取其間且不過此數帖已半脱誤乖舛即其存者又復句摸失真比之唐摸相去千里不謂草率乃一至此可惜可怪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八

晉王羲之書

此卷偽書最少僅四五帖耳鉤摸失誤處亦比他卷為少

小大悉帖 長睿云此帖殊惡末云因緣不多亦近時

語按此帖筆法浮滑既乏右軍勁骨而當時鉤摸又極草率疑誤不成字處極多如末怔怔字施作惟顧作惶汾海汾字黄作臨顧作諮死切切字黄作書顧作罪皆不可辨又以來當是比來顧作以來亦爲當是賓禽王略帖賊重命想必禽之爲字亦如此顧作賓命承問當是承問或作年問故不耳當是故尔耳或作不耳皆未可據以爲定　卞公陳云卞壼也

清和帖　此與七卷桓公當陽帖皆是未入洛前語云

殷生數問北事勢復云何時桓公雖奉命北征尚未聞伊水之捷故數問北事云何也安西庾翼也或云謝奕按奕以從兄尚卒後乃遷安西將軍當桓宣武入洛時方表尚都督司州諸軍事决知非奕考晉書成帝咸康六年春庾亮卒以翼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軍事授安西將軍代亮鎮武昌康帝建元二年秋翼經略中原移鎮襄陽此云安西已至决當是翼也晉自度江後中原淪没右軍深痛惜之故於庾稚

恭經略中原桓宣武北征入洛切切經心屢書及之

忠愛之意益可見矣　首行適字次行云字勾摸有

失三行荒字失下一横波帖于荒字下甚字上有空

知荒字刻未全也泉本正有横波

運民帖　大觀以此合上作一帖無可據且筆法亦與

上不同又以此下頃為此七字合作一帖文義似相

連屬而筆法又不同仍舊為得　當字慮叛字鈎摸

有誤

多日不知問帖　以小差當是比小差或作以右軍以與已通作以顧作似非若耶觀宜當是覲望摸搨有失耳大觀改正良是乃去當是苦言病後往若耶覲望乃苦輿上隱痛耳一作者非一日一发當是一日一昔言一日一夜勞復不極也劉顧作一日一發非亦字末筆疾引下當是不一一而鈎摸時失之耳

鄉里人帖　鄉里人二行十五字與下文義不屬又第二行稍短當别為一帖尒或作不非

轉佳帖　亦自勞弊亦字首多一折難以求泰以字左多一點皆鉤摸之誤或當是或唐孫過庭書譜或字皆如此一作咸非

大熱帖　力不〻當是力不一一劉顧作具非羲之丶當是羲之白凡古帖一點在行中者為疊字在帖末者為白字此當是白劉顧作上非

周常侍帖　常侍周孝侯處第三子也按晉書處與子札皆拜散騎常侍然處在未度江前其子札以晉度

江後始拜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軍事則正在右軍時故知當是札也

吾唯辨辨帖　前四行當别為一帖不大思下三行筆力殊縱爽與前不同又文義不屬知當為二帖也

得西問帖　玄度許詢也

中郎女帖　此帖筆力散緩當是僞作　注劉顗作往一作德治劉作泠一作論俱未可據以為定兩存之

發瘧帖　不可當是不具筆駛偶異故似有字耳蔡之

之當是羲之白古帖凡帖末一點皆是白字此承之

字疾筆牽帶故不可卒辨耳

腫不差帖　面近王本作面白淳化作近為是

足下各如常帖　長睿云此帖亦唐人作比初月帖差

勝愚謂此帖韻道筆古正當是右軍書長睿每以文

從字順者疑非右軍十七帖何嘗不文從字順以此

見疑過矣弇州云淡悶干嘔咸古字須右軍乃解然

然　長睿云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人以

淡作㾾干作乾非也　按喬仲山云干嘔帖字畫圓勁雄雅而紙亦古知是唐初人所臨於書行空間直界成路葢為久而卷舒恐致背絹絲文磨損字面故置之書筒而秘之文三橋云喬説非是古人寶愛名帖常以自隨王世將得索靖二十四日帖置之衣帶中至宣和間摺痕猶在即此類也筆法高古迥非後人所及上有南唐内合同并集賢院印又鵞溪黄素革首前後皆用宣政内府圖書印之嘉靖間王元美

得於慧山談氏印識題跋具存此帖傳流有緒如此

其非偽作無可疑矣　力不〻〻當是力不一一劉

顧作力不具非

賢内妹帖　夊字舊釋作賢則少第一筆當是知然本

帖有知字作𠂇或由書法各異

狼毒帖　三兩劉顧作三兩於文義為得然右軍帖凡

兩字皆作㒳此作兩則是雨也遠近清和帖又頃水

雨雨字正作兩

夜來腹痛帖　修齡王胡之也亦稱司州北中郎荀羨以疾徵還朝廷以郗曇為荀羨軍司代羨都督徐兗等州軍事此云重熙且便西與别蓋將代羨時語也

安西帖　此帖重見本卷後筆法既不相同文亦詳略各異一帖而前後異同若此何所可據乎

澗轉久帖　長睿以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疑此帖為偽按此帖飛動中具肅括意定非右軍不能長睿鑒未是　知足下常日之當是同之劉顧作得誤

冬中感懷帖　示〻明是不一一劉顗作具非帖末之

字帶下一點乃是白字一本無白字失之

卭竹杖帖　顗汝和云周益州名撫字道和咸和中監

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永和初桓溫征蜀以撫督漢

中巴西四郡軍事鎮彭模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在州

三十餘年卒　山谷云右軍與益州書凡廿許帖即

令之十七帖也銓次者誤置兩卷中耳

不得執手帖　不得上絳帖有羲之頓首字悵然下亦

有義之白字　劉次莊分足下十二字別作一帖誤

阮郎帖　長睿云阮公故尒一帖非逸少書　阮郎未詳何人或曰即陳留阮裕裕有重名為王敦主簿豈即其人邪阿萬當是謝萬太傅安弟也桓温經略中原以萬為豫州刺史監司冀豫并四州軍事假節右軍以其矜豪傲物故箋與桓温有違才易務之語此帖云阿萬守篤大灸不得力益是其受任北征時忽有疾也萬石此出右軍深不欲之故詞語遅回反復

如此未云自必出惟須小差則所謂成事不説者耳

鐵石亦未詳或云殷鐵石則自梁人決知非也　阮

万字末多一折當是阮郎劉顗作阮公未是或作旣

月尤非阿万當是阿万右軍有阿万來一昔不得眠

帖當是一人顗作何万非也大矣不得力黄作大惡

顗作將力皆非復助且三字鉤摸皆有失大觀摹正

絳本誤以此帖合下上虞蒸濕二帖為一帖

蒸濕帖　元章云此子敬代父書長睿云非也結字殊

不同詞亦異晉體愚謂詞故無異但結字不類右軍耳　病字末筆鉤摸少一折義字摸誤刻下行短當失一面字

不得西問帖　此六字亦是桓温未入洛前語

丘令宅圖帖　顧汝和云劉釋作近令送此宅圖近字與下文詞意似舛而與水丘之丘字筆法正同當作丘彦遠帖録云今與丘山陰書借人又語丘令臨葬借輕車竊意即此丘令也右軍宅在越之蕺山今為

戒珠寺隸山陰庸非此宅圖邪卌敍四十字并也劉誤作州畝徐澄齋誤作卅水丘與帖首丘字同或亦誤作近　以上四行當自為一帖適行盡劉次莊便合下謝生為一帖誤

謝生在山帖　說已見第七卷不審比出下三行當別為一帖

飛白帖　劉次莊以丘令宅圖至此四帖合為一帖非

昨遣書帖　喜慰〻〻時行當是喜慰之亦時行劉顧

連之亦二字作足下按下字草法當作丷此作ㄣ則是亦字劉顧釋誤大觀〻上失一點故施作重慰亦誤〻日文義當是令日非緣摸誤即書時偶多一折耳作令非乙土为〻按書法當是公與卿小異劉顧作卿亦非帖末之下有白字一本無白字非

採菊帖　何以永日當是何以言當採菊消此永日也劉作似顧作比皆非採系當是採菊山谷作採藥謂失一筆亦非

增慨帖　增慨下筆法與前五行不同當別是一帖想示能果劉施釋作必固非顧作君亦未是疑當作示右軍行穰帖還示正如此乃劉施作遲正是顧云書法當作返非為散按書法當是節散劉顧作善散亦可通

由為帖　按此七字筆法迴與上不同亦當別為一帖官帖正越行汝和謂由為三字連下因上行示下不能容故耳誤也不乙當是不一一劉顧作不具非

月半帖　米云此子敬代父書長睿云帖雖晉人語而字不合作葢後人寫二王尺牘中語耳按汝帖有右軍念足下罔極之至不可居處一帖詞語筆法與此正同大小異耳要之皆是偽帖

獨坐帖　果𤣥按書法果𤣥當是者舊俱釋作去亦通

安西帖　長睿云安西庾翼也翼之鎮荆州以石虎衰暴婁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

此舉朝論弗以為然故逸少亦以為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羣議而終以為當猶趙充國之討罕羌初是之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無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無一統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　此帖已見本卷惟多說不復付送讓都督八字

如兄子帖　如兄子下當別是一帖兄劉誤作見玄當

是督劉合上帖俱誤作共嵩即庾子嵩遠即王弘遠

黄甘帖　三月當是三百上下各借一筆耳劉顗誤作

二百舡行劉顗作船信玩其筆法當是匠字古者以

使為信如云信遂不取答言使者不取答書也後世

始以信為音信之信晉時未有此語此帖若作船信

不可得則是以為音信矣恐非晉旨

尊夫人帖　米云偽帖

日五期帖　此帖格韻殊俗亦是偽作

雨快帖　万石謝萬字前阮郎帖稱阿万當即万石右軍與萬為輩行而年長於萬故或稱万石或稱阿万古人相知無間每如此桓温經略中原以萬為豫州都督前阮郎帖云阿万守篤大灸不得力而從事已至甚無計益是其將往豫時適有疾也此云萬石轉差灸得力不益聞其病少瘉不知其果得力於灸否也兩帖詞語正相首尾　不去懷當是不去懷劉作不知誤望其至至字似王字當由鉤摸少誤亦當

是不一一下還具正作写則知此之當為不一一也

劉顧亦作具非

取卿女聟帖　汝和云聟壻同干禄字書聟聟壻上俗中通下正劉與施誤分作知耳兩字㳟泉本作沐大覲同棰當是腫不當是不言腫休不今何似甚耿耿也劉顧誤作知

適欲遣書帖　元章以此帖為智永書長睿亦以為非逸少乃其跋秘閣續帖又以為真愚謂此帖圓勁古

雅定非右軍不能米黃所見皆臆決無據故一人而前後互異如此　此帖又見續帖第四卷無帖尾故果之王羲之六字　以來當是比來施劉誤合作幾ゝ或作區區面リ顧云疑是拜字

此郡帖　東坡云逸少謂此郡難治吾無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爲懷祖所檢察耳按右軍與王述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憂去郡右軍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甚恨之及述都督揚徐諸軍事檢察會稽苛急

右軍疲於簡對故有無故舍逸就勞歎恨無所復及之語蓋將辭郡時與人道情曲如此非與述也長睿遂謂逸少與藍田方隙豈復自章逋滯夫以右軍之清真雖與述道亦復何害豈若後世之周章回互者哉無何果辭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出既已誓墓旋即辭世蓋懷祖之檢察適以成右軍之高服食採藥登岷領峨眉皆當是此後語則此一帖實右軍出處之關淳化以殿右軍帖後大是有見　此帖傳摹

多誤自行常才非字失一筆大觀摸正舍逸行勞當是就勞帖誤作能劉正作就夂人事請託米作交人顧作夏顧是小考米作北都長睿作小却兩皆失之小明是小不是北考明是都不是却言此郡煩劇或小都得小差為可耳即求分會稽為越州之意始終恥為懷祖下耳自行人失辭為時流所笑於是始為誓墓之文決然辭去當作此書時意尚未決絕也未忽或作未忽或作未見皆可疑小字差字上作竹頭

亦誤米元章謂不差毫髮未之細審耳以當是頃劉

誤作須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四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張泰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三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十三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九

晉王獻之書一

王獻之字子敬右軍第七子起家秘書郎歷中書令卒贈侍中特進光禄大夫太宰帖目當稱東晉特進光禄大夫王獻之書

右軍書雖鳳翥龍翔實則左規右矩所以無妙不臻大令則離而二之規矩者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逸所以右軍風流漸以澌薄子昂得其專謹元章得其縱逸皆於大令各得一體然皆能絕詣其極所以能名一時傳後世此卷大令諸行帖風格清勁已拔子昂之髓後卷諸行草則元章底本盡露矣雖不及右軍猶堪陶鑄米趙王元美謂大令散朗多姿已逗露李北海米元章趙文敏消息可謂善鑒

相過帖　此帖韻殊清逈自是子敬存意書米元章以為無名人偽作殆是臆决長睿云借非獻之韻自可賞亦以米説為過　未嘗暫掇當是掇字施作撥殆無窮處施作寘顧作寘遙流施作漼顧作漼既已往負顧云當作負然文義當是矣皆未可據以為定闕疑為得

諸舍帖　以問慰情當是比問劉顧作以非

永嘉帖　此與上諸舍帖筆勢不同上適行盡劉顧合

上作一帖誤鵞還慰意下五行與永嘉四行筆勢正同且文意相屬定當是一帖顧反分作二帖尤誤

眞壽鵞皆當是王謝子弟小字長睿云鵞者如袁羊顧虎之類或以此鵞即逸少所愛之鵞甚可鄙笑按右軍有鵞差不甚懸心一帖當是一人王氏子弟多以禽名為小字如鶻不佳鵞還慰姊意之類其賤之深正愛之甚也　已嘗向發宜作當言鵞還今正當發分張傷懐也下嘗復憂懸亦同大令鴨頭丸帖二

當字皆如此此書顧作嘗非

諸女帖　何日至至上至轉筆圓下至轉筆稍方上當是至下當是慰言阮新婦以何日至至則慰姊目下也目下之末一帖有君書二字按此帖下當有亡失

二王帖多不可讀而王侍書又了不關意苟以成卷遂至首尾脱失不復成章者不可勝數如七卷所收右軍龍保等帖皆十七帖中所有烜赫在人耳目前者王著乖離舛謬大率類此昔人有閣帖如土苴之

論推理殆不為過

授衣帖　長睿云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為一卷官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尚有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顧其以多算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為因絫耳比者忉怛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共四十三字官帖亡之又其間多有燥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所失多矣按長睿所見當非大觀正本僕於仁和湯懐清少宰家借得亮字不全本對挍因絫作因累

當不可言只作當可言無不字於當可旁各加一點於言下亦加一點末死下無罪字與長睿異絳帖則與長睿同惟以因絫為因絫則異耳又絳帖自當今下四十三字筆法差瘦與前不同大觀則前後如一一帖而三刻互異如此果將何所為據乎　脚及可痛氣當作脚及耳痛氣言脚與耳皆有痛氣也劉顧釋作可文義不可通又可字與帖末可字長短雖不同筆法自一當以耳為正顧釋誤先大惡大字不乃

為患患字俱模失政當作正正乃家諱故右軍父子多以政為正說已見第六卷

安和帖　此帖龍蛇宛轉絶有奇致然於右軍風度亦不免少漓矣蓋已開顛素之先要之自謹入縱由正入奇風會遷流自然有此然愈縱愈奇亦愈以薄矣窮必思反志古之士所以貴復其初也　體復何如當是體復何如何字筆尾少帶與如字接故有似必耳顧誤作何必誤乃有佳乃當是行有佳酒行黄諫

作何酒次莊作治俱非　大觀帖尾有獻之兩字字亦微大施謂别用摹入按古帖凡作名處多有異態右軍帖中如此者不可勝舉此蓋官帖失摹非大觀移掇也

姑比日帖　此帖及下思戀歲終兩帖馮涿州家快雪帖亦模入而淳化雄厚快雪清適各有勝處快雪常别一模本然古帖多失真即此亦可推見　獻之白一本之下無白字按古帖多以獨點遠帶下為白此

帶之字連下或者不省故失之耳右軍帖帶下者多有以服散當是以已字右軍多作以說見第六卷顧作比亦通　顧汝和云比麟張堪小字

思戀帖　奉久無復日當是奉見劉顧誤作奉兄

節過歲終帖　漸復先帖正作先劉釋是施作充顧作克皆非

顧餘餘帖　施云此帖前段已亡無文義可考　育與倪亦當是王謝子弟小字熱心懸字首多一折當是

筆帶上来模者偶重耳然懸字左傍是倒首理亦無誤

適奉帖　適奉以下四行劉次莊别為一帖最是顧誤合為一

夏節近帖　再拜上文義當有獻之二字模失之耳嗷復幺少文義當是嗷復多少然書法却是知亦縁勾模有誤

思戀帖　無往不至文義當是無往不至言思戀無所

不至也至與禊帖羣賢畢至書法正同唯起筆多一小折與顧餘帖懸字同皆由模失劉顧皆釋作慰按草法慰作𢙎起亦無折仍當以至為長

歲盡帖　獻之亦𠫤憒當是惡憒言歲盡感懷胸殊惡憒也或作忌作忘俱未是勿謹𠄌詺不天勿當是勿勿晉人多以倉皇為勿筆勢偶短耳劉作匆非匆匆乃近世語晉士無此謹𠄌當是謹白詺不𠂉當是諸不具顧作勿謹拜疏不具皆失之刂乃拜字古帖再

拜多作再〻或作行非

衛軍帖　衛軍王恢也或稱王薈按王薈以疾卒於官贈衛將軍帖云衛軍猶未平和則薈尚未卒不應遽稱衛軍考晉書王劭第三子恢為右衛將軍此稱衛軍定當是恢況下僕射正為王劭則衛軍為恢無疑

冠〻〻懸企〻當是首劉作告非　吾家欝岡齋亦收此帖筆法與此不同字之大小亦異當别是一模本

靜息帖　長睿云賴消息内外極生冷内外二字本行旁注故字差小而昧者摹填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為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令人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殊失格體至於蘭亭叙古本二十八行第十四行間接紙處特濶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法書皆如此而此帖僧下亡權字世人乃云僧者鲁之誤因模入行中讀為鲁不知老之

將至非也考晉書逸少本傳及書録第十卷皆載此叙俱無曽字並可是正乃知善摹帖者勿問其䴥减注䑏横斜大小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不失真矣今法帖多妄更易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既殊體不綴屬後人從而效之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號子母體如第五卷偽智果書是也每一覯之使人深慨　又云礜石深是可疑事凡憙患散輙發癰散者寒熱散之類散中蓋用礜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荆州與王粲登

障山見一岡不生草木槩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氣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礜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氷古人謂之温洛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甕中水亦不氷又鸛伏卵以助煖氣其酷烈如此

姊性纏綿帖　施宿釋注云自姊性纏綿下載續帖第二卷右軍部中字體一同按帖中明有獻之字其非右軍不問可知續帖誤也又前行宜思之也下有獻

之字文義已完此兩行當别是一帖且筆法與前不類的的無疑顧合上作一帖誤　姊性帖兩嘗字皆是當或誤作常

鄱陽帖　鄱陽庾冰也冰既輔政懼權盛求出遂除都督江荆等州軍事江州刺史鄱陽屬江州郡故稱鄱陽也冰七子倩柔以海西公廢桓温陷以武陵王黨殺之藴於廣州飲鴆卒希以討桓温故城陷被擒希邈及子姪五人斬於建康市惟友及藴諸子獲全所

謂鄱陽一門艱故至此坐視其滅盡使人悲熟者也

子高未詳

阮新婦帖　勉與兗同當乃當字大今凡書當字多如

此劉顧作常誤

奉對帖　羲獻兩世皆為郗氏婿羲之郗鑒婿獻之郗

曇婿獻之以選尚新安公主遂與郗離婚此帖當是

離婚後書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獻之以吳興太守徵

拜中書令遇疾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獻之云不覺

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按王謝為江左名族獻之又名父之子乃不能以禮自守怵於富貴自絶糟糠為終身之疚此帖云方欲與姊偕老豈謂乖别至此唯當絶氣雖未嘗不深以自訟然一誤莫反悔亦何及觀其字畫草草多失法度即當年媿恨之意可知然猶知自訟故猶有可尚處考晉書重熙止一子名恢此帖稱方欲與姊偕老定當為與恢書或即與妻長睿但云當是與郗家帖未之深考耳　長睿云郗氏

自太尉鑒後為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絺繡之絺而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郄因讀為郤詵之郤非也郤詵乃春秋晉大夫郤穀之後郗鑒乃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姓原既異音讀逈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遂不復辨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不講之故也　觸[illegible]暢劉作觸䫉不可解或作觸額當可通觸額合歡睡也[illegible]字右闕中一筆當由鉤摹失誤後見姊姊字可證[illegible]顧作别為是長睿作反亦通或誤作列[illegible][illegible]當是纏綿

顧作俯仰誤些顧正作當劉誤作常

夏日帖　思道嶶之子楨之也小字思道　所以當是奈何奈何奈何中加一拂當帶下作點模者失之耳顧但作奈何失之

思戀帖　奉見帖明是奉見或作奉具誤作還帖是信還顧云作還亦誤

白東帖　倉卒〻當是倉卒之劉誤作今娛帖本作娛劉譌作誤不乃岀不惡上失一小畫

發吳興帖　顧云經感二字特小似以旁注摹入行者

按經感當是纏感劉顧作經感非告風疾告字差小亦旁注模入　五王本楷書吾字與王本草書與字後當是復一作後非故云當是云劉顧作故足亦非

視華視字左上失一點

昨遂不奉別帖　黃山谷云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耳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牋素敗逸遂多

闢耳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米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　長睿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按此帖載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中為王氏歷世傳寳墨跡豈有偽理長睿每以辭語明顯者為非二王書臆決無據又此帖唐摹墨跡今藏武英殿曩在京時嘗得見之不奉下紙破碎尚有別帳二字猶存其半淳化去之深字唐摹本作深淳化作㴱大觀承之皆誤又通

體字形雖具而精神氣骨無復十一淳化信土苴矣

腎氣丸帖　此服服字作𠬝大觀作服當以大觀為正齊劑通前漢藝文志百藥齊和正作齊此書齊字以中筆帶下當字淳化模失大觀殊楚楚也

先夜帖　此帖乃大令倣右軍筆法者故竟體有似處然縱逸之氣故時露汋汐二字相混無別當由模誤顧作湯酒亦臆決此字首筆當帶下別字來本書與刻帖行列處長短不侔故越行中斷耳大觀正依本

玄度帖　長睿云玄度帖米以為無名人作僕謂此真晉人語筆勢踈緩大令書則非帖云仁祖欲請為軍司按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人偽作第十卷玄度何來遲亦此類按世説新語注獻之卒於孝武帝太元十三年考本傳謝安以太元十年乙酉卒獻之疏請加禮未幾遇

疾卒於官若如十三年之説則去安之卒已三年不得云未幾遇疾卒矣當以長睿之言為正　玄度許詢也輿公孫綽也齡即脩齡王胡之也仁祖謝尚也諸字當是吳劉作吾或作從誤

慕容帖　米云亦無名人偽按此兩帖與第七卷前右軍諸帖當是一手偽書賴字左半鉤模小失

薄冷益部兩帖　黄山谷云薄冷以下至消息二十八字是歐陽率更書不但得之筆法其語氣似隋唐間

人　元章云薄冷益郎兩帖並歐陽率更書　長睿云米以薄冷益部二帖為歐陽率更書實然但米誤以益部為益郎耳益部者舊傳蓋借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也　寫取了字筆末引長當是寫取耳顧作了恐未是求〻次按書法信下當有疊字劉但作求信次非

錫大佳帖　錫大佳下兩行當别為一帖非直文義不屬筆勢亦小異要之亦是率更書

前告帖　此與前玄度兩帖皆一手偽書米鑒良是又鉤模多失筆家臣當是家從舊釋誤作信非直晉人不以信為書信之信觀其草法亦是從不是信也德遠從字中失一小畫所致乃字本一重筆有飛白今分為二永勹觀其筆勢疑當是永勹失中一畫何可之永勹疑當是何可與恐永問未當有闕文耳作之下令永門恐未必是存疑為可

欝欝帖　此左思詠史詩後少地勢使之然六句長睿

云乃後人集大令書　此帖鉤模失誤全不成字而筆力委瑣全非大令風骨長睿目為集大令書猶是過則之論

仲宗黄門二帖　此二帖深謹中有游行自在之致格韻絶類右軍當是大令倣右軍書乃大令帖中最上之作長睿以為亦王氏書非大令鑒未是又獻之無子此云諸兒禍變無常當是諸從之有禍變者　按獻之兄徽之為黄門侍郎後獻之月餘卒此云黄門

隕背當別是一人晉書王彬傳長子彭之嗣位至黄門郎彭之為獻之從叔或當是彭之也

外甥帖　今當是令劉作念非乃當是知劉作欲非我篤更字上多一點當是鉤模有誤

思戀帖　此帖重見本卷帖末少静字文既少異筆法亦頗不同一帖兩刻且見本卷乃不及覺不省當年何便至此又不省歷代何以都不省覺乃傳寳至此泉本不復此三行宜矣　此卷凡有三思戀帖第一

帖雖與後二帖不同然詞意則一後二帖中字大半第一帖所有應是後人簡括第一帖僞為之

冠軍帖　此帖重見十卷而字勢大小絶不相同燋怙可〻後作燋悚可言此作燋惜字書無惜字乃鉤模之誤當以悚為正可〻當作可言劉顧作耳悞

可不必帖　此帖前有闕文三行別是一帖劉合下諸舍四行作一帖誤且第三行勞下明有空地其非一帖決矣

諸舍二帖　首行八字與後塞仰以下十八字筆勢不同當是兩帖泉本無下十八字亦有見但脫失可惜耳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十

晉王獻之書二

前卷偽帖最少止玄度等數帖耳此卷偽者過半惟月終及尊體復何如二帖風韻與前卷同疾得損服油等三四帖倣右軍新婦鴨頭丸等帖風力圓勁為

大令真筆餘皆俗手偽書為沿門擉黒者開先路就中鷙羣一帖筆力猶鬱勁逎發可觀然去子敬風流亦以逺矣

桓江州帖　自此至慶等已至十帖皆是偽書元章謂是張長史以其草法狂縱故有此目實臆決也長睿云米以為張長史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此帖亦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清韻耳按此十帖與第二卷張芝知汝殊愁同出一手韻濁體俗不惟非大

令亦斷斷不是張長史長史雖狂縱然自有一段逸氣此殊滯下乃俗手習顛素者偽為二王帖語耳王元美謂長史去此尚三舍恐是大令創草此元美震於其名不敢更為異同之論耳若大令果作如此書雖兩晉低手之末亦不堪位置何縁便與右軍齊名

此與第六卷右軍適欲遣書等帖又不同彼糾繞無勁骨此猶是圓渾故當別是一手然學之不已定可沿門獨黒　長睿云張彦遠右軍帖録有此語此

亡其半上有知汝欲來下云云凡九十字亦見續帖
逸少部中結字殊應規矩葢王氏子弟臨逸少書勝
此遠矣按張彥遠法書要録所載右軍書語並無此
帖大令書語中有之亦分作兩帖不省長睿所見又
何云也或當別是一書耶　桓江州桓玄也或稱桓
沖按沖以孝武寧康元年都督揚豫江州軍事不得
專稱江州桓玄以安帝隆安四年領荆州刺史玄固
求江州朝廷不能違則江州當是桓玄玄之領江州

後大令之卒十有二年則此帖之偽正不待證之筆法決知非是矣　東以張彦遠作攺枋當是枋文壽承云疑借作船舫之舫東攺枋恐是當時船名言當具東攺枋三四迎汝也或作攻未詳無湖地名晉書地理志作無湖無上無草按無字即繁蕪之無本不應有草㳂乃湖字劉作御黄作仰皆非信還〻當是一一張彦遠正作一一顧作具非㠯當是白陳誤作自以當是比孜〻疑當是紀若顧作絶欲可疑未

識字勾模有誤大抵此帖文多斷續不可曉本是偽書亦不足深辨也　張彥遠法書要録所載與此小異改枋下重一枋字末句此作書欲不能成之亦與帖有異同當是鉤模脱誤

疾不退帖　語同六卷説已見前而書法彼此不同如此決知偽作無疑也　此豈常下豖丶筆法當是至至然以第六卷證之當是憂憂筆駛誤耳肌色上大觀有云字詸當是竦或誤作踈　消息以上五行與

上文義相屬當是一帖劉次莊正合為一誤以施作頭項劉顧作頭項疑當是誤攻言恒患投劑誤攻耳

鐵石兩帖　鐵石或云是殷鐵石東坡云梁武帝使殷鐵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鐵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按右軍亦有鐵石今出求救帖皆是偽書　前兩帖以字俱當是頃二王帖凡頃字俱作以若須字便作以左上多一點遠於當年若作達字上多一小畫若作遲字中又多一折

若以上小畫為一字作一達亦未必是存疑為可不知然得一散懷文義定當是那模搨時失一小折耳作邦非

玄度帖　長睿云玄度何來遲亦似逸少語其字皆長史藏真輩偽作或自書二王帖中語耳如第二卷知汝殊愁及藏真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常復當是常復顧作當謂非多慼下大觀多共字々豈須言當是卿或作公非後面得々送亦是卿也過半已定當是

半日模搨失耳咏當是喻顧作呱非子明是一十顧云當合作畀非所以致彭陽當是鄭陽以地名故右從邑模搨時失一折耳泉本正有之顧作歎陽非帖後有諸彭乃是歎也又何物近道兩行按文義大觀模誤顧乃謂大觀改正亦非矣劉顧作貪黃諫作奕

忽動小行帖　蚩字山谷作晝以為筆誤成十是也自不得已當是自不可已竟似何則亦由筆誤歧當還當是岐當還岐人名也岐當二字以筆駛故亦不甚

應模矩

委曲帖　委曲以下六行筆意更縱且行間亦微有空

當别為一帖𢖍字模誤於勝常正是想顧作於誤向

達都向是失左筆但恐作佀恐與第二卷張芝帖且

字同則知此上數帖與張芝帖同為一手偽作無疑

矣　元章云已上八帖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慶等已至帖　宋曹之格寶晉齋帖有子敬十二月割

至帖至慶等大軍止共三十二字董玄宰戲鴻堂帖

以為辭意相屬以置此帖之前合為一帖信是有見
互道尋去按書法當是直道劉顧作宜誤戲鴻本作
還道與互全不同此當模誤分張少言當是分張可
言帶上張字末一折作可字首筆古帖中往往多如
此劉顧不知此義釋作分張少言誤　以上諸偽帖
書既狂怪文義又斷續不可通而王侍書以置子敬
卷首豈以此諸帖為子敬奇絶之作耶第六卷適欲
遺書等帖亦以置右軍之首見亦如此侍書真偽莫

辨雅俗不分一至於此宜其為米黃二公掊擊盡也

元章謂已上諸帖為張長史書吾於卷首已辨之矣獨於委曲帖下書以上八帖為唐張旭書豈以此一帖為大令耶此帖書狂韻俗與前數帖同而帖中𠀤字上帖但字與第二卷張旭帖中𠀤字如出一手不必問其他即此一字已脚手全見矣其同為偽跡無疑

新婦服地黃湯帖　未還乃尒乃字可疑劉作何顧作

可俱未確　絳帖亦收此帖與淳化殊不同絳本云
獻之自吾鄱陽東歸新婦遂不佳服地黄湯來眠食
尚未復常憂懸不去心阿姨所患得差否前所論事
想必及也明當與君相見耶獻之按新婦帖有唐人
摹本與淳化正同當以淳化為正絳本所收乃是後
人集大令書鄱陽東歸集鄱陽歸鄉帖語阿姨所患
得差否集阿姨帖語明當與君相見集鴨頭丸帖語
皆集十卷大令書當是僞帖

鴨頭丸帖　此帖真跡萬歷間藏新安吳用卿家刻餘清帖中信是大令合作宋思陵題為右軍且為之贊柯九思等亦未敢有異論恐俱誤

阿姨帖　按此阿姨帖及後豹奴鄱陽等八九帖皆豐潤工穩然乏大令超軼之妙與右軍夫人平康等帖同出一手恐亦是代書人作僕此論似駭人意然正有見

豹奴帖　長睿云豹奴桓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

及之如云豹奴晚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惟省一書帖亦後人依倣　僕謂阿姨以下諸帖為一手偽作此豹奴帖筆意充裕與前後諸帖同出一手長睿目為後人依倣益可信鄙見之非妄矣然此諸帖格韻猶正與前桓江州等帖不同故是偽書中合作

孫權據江東帖　此與第五卷孤不度德及董卓以來兩帖皆無名人書蜀志諸葛亮傳中語此帖正接董卓帖後王侍書不省以前二段為古法帖以此一段

為大令帖又於帖首妄加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本書魏志何得以為大令尺牘真不直一笑也　世字中闕一筆葢避唐太宗諱則此帖乃唐人所模唐時書法極重乃亦胡亂傳寫如此王侍書不為削奪乃列之官帖中既僞於前又誤於後不謂古人竟亦有爾深可怪也𤣥乃盡字章草法故爾次莊誤作建長睿云西連巴蜀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模者謬置之其下按蜀志失主字帖末信義著

於四海下諸葛語尚未竟而忽以來之大國誠難至也八字盡之此與帖首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同其謬妄如此　何屺瞻云來當是封亦臆見

鄱陽帖　散騎王敬和洽也歷散騎中書郎

疾得損帖　大令此帖乃倣右軍然英儁本色故自不乏

極熱帖　仍〻字　悶下兩點或連上作悶悶或連下軍事作悶暈皆可通

患膿帖　此下四行與上極熱帖筆法既殊文義亦不相屬當别是一帖又筆法柔滑應是偽作　按長睿以此兩帖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為非王氏帖吾前言長睿每以辭語顯直為非二王恐非定論大抵世愈降則文益多何緣希此消息君有好藥等語便非大令耶此論書法但當以字為主此極熱兩帖與上鄱陽阿姨等帖筆法氣韻皆同而此更柔滑以此而言長睿目為非王氏帖故當斷以不疑耳

冠軍帖　米云此帖偽大觀以此重第九卷故不著

服油帖　長睿以不至絶艱辛也為近世俗言非王氏帖按此大令倣右軍書圓渾變化直擬乃父為大令帖中最上之作長睿不能書故不善鑒耳

阿姑帖　阿姑帖同上豹奴鄱陽一手書匇當是知一作欲非

舍内帖　分違當是分違右軍行至吳帖違字亦如此劉作分連顧作分遣皆非

復面帖　此與上冠軍帖皆一手書筆直韻弱擬大令之面貌而亡其神采信是偽作長睿以為宋齊人書恐尚是過論　言〻按書法是居字一作首帖前有首字作〻與此不同作居為是末〻〻當是一一作耳作具皆非

還此帖　米以此下兩帖為偽按此皆大令擬右軍書得西問帖尤是合作米鑒過也　領軍王洽也穆帝徵拜領軍按庚亮曾為中領軍庾氷亦為領軍將軍

然皆在大令前此領軍定當是洽丹陽庾和也升平中代孔嚴為丹陽尹和於太和初亦代王恬為中領軍然不應一人兩稱决知領軍非庾和也鄱陽見前卷

故去風當是苦風帖後疾去字同此作在非作者亦非亦亦得當是亦云得作足得非

得西問帖　寇復云何當是寇作寢非右軍桓公摧寇帖寇字正如此

月終帖　此帖米以為偽按此與前卷永嘉授衣等帖

筆法正同皆大令極矜練之作米目為偽恐是過

東家帖　此帖與前豹奴帖鄱陽帖同出一手

昨日諸顧帖　此字誤從目鈎模有失冷當是冷作洽

誤　常〻故爾悒〻當是常惡公故爾快快言㥧

之創不差胸次常惡想公亦當快快古人文字簡質

如此顧作常念筆法不合悒〻一作憒憒亦通昨來

攸下當是昨來復下澄齋誤以昨為作次莊誤以復

為腹皆非殊〻文義當是殊之言以昨下故殊之也

筆駃有似口耳顧云疑作口非石的九的字中少一
點模搨失耳泉本有之當以泉本為正萬歲當是
冀得力亦縁筆駃故有似何字顧謂當作之尤非謹
々當是謹白劉顧作謹謹亦誤
不審尊體帖　米以此帖為羊欣書尤為臆决此與上
月終帖皆大令合作米以前帖為偽此竟云羊欣自
異其鑒不可解左當是者作告作去皆非
㛹等更惡帖　此與前阿姑東家等帖筆法正同長睿

云亦王氏書非大令可謂至鑒　擕其長幼詣汝帖
正作詣顧誤作諸大都可乃當是大都可耳前卷授
衣帖兩耳字俱如此書顧作可可亦誤
鄱陽歸鄉帖　此帖重見五卷米亦以為羊欣書按此
與前不審尊體帖筆法不同而亦以為羊欣不知何
據又米於第五卷帖注云子敬而此乃云羊欣自異
其鑒亦不可解　此帖與東家娅更惡等帖大略相
同此更率而滑矣定是偽書

海鹽諸舍帖　黄山谷云右軍寫經換鵞時子敬尚幼少未必能作此簡此是好事者為之耳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字　元章云僞帖長睿云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跡筆勢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此非僕之所敢知也此書殊不惡但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又帖中詞云崇虛劉道士鵞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𫎇以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鵞山陰曇壤村道士舉羣贈之故傅會作此帖耳崇虛館

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後子敬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又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其偽不疑　海鹽筆法當是海監顧作海鹽按晉書地理吳郡有海鹽縣大令父子家於會稽去海鹽爲近定當是也崇字鉤模有誤

敬祖帖　此帖重見五卷字亦微異

法帖考正叙

宋太宗淳化中出内府所藏古帖詔侍書王著鳌定勒成十卷名曰淳化祕閣法帖真偽雜出錯亂失序識者病焉然以刻自天府臣下不敢妄有訾毁故自淳化後無一人異論者米元章始以所見創為區别黄長睿因之更據史書考其紕繆所見益精而字畫淆偽未瑕是正明嘉靖中上海顧汝和本米黄未盡之指細意校勘雖其板本皴裂字畫剥食處亦必異同並載無有遺失自米黄後閣帖釋文無有詳到如汝和者康熙間義門

何太史焯更以姜白石絳帖平增註其上同年徐太史
葆光又復旁搜博採益增其舊年來余抱痾掩關時時
臨寫偶有所見輒復條疏積今五年漸以成帙於是𤼵
意博取羣書詳悉考鏡事辭參錯必補正之即字畫淆
譌亦援前規備為詳訂於是閣帖十卷異同是非皆有
據依名曰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其鄙見所不及考索所
未備者闕之以俟質之解人或得或失幸有以教我雍
正庚戌冬十有一月朔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琅邪王

澍書於二泉之聽松菴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三